



王学兵 著

司岗里

传说



中国·沧源佤文化丛书
SI GANG LI CHUAN SHUO



远方出版社

司岗里传说



王学兵 译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丽娟

特邀编辑：殷海涛

封面设计：鲁颖

中国·沧源佤文化丛书

主 编：杨国元

副主编：魏 诚

司岗里传说

译 著	王学兵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云南新闻图片社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9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总 印 张	46
总 字 数	920千
印 数	2—1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823—8/I·214
总 定 价	108元（本册18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中国·沧源佤文化丛书

总策划：祁腾武 徐向东

策 划：黄光富 杨灿征 魏从柱

主 编：杨国元

副主编：魏 诚

编 委：田开政 王学兵 殷海涛

彭鸽子 唐 萍 鲁 颖

王丽红 胡丽娟 鲍永平

编 辑：曾安秀 麦 璇 徐 敏

段爱周 周国庆 李丕臻

总 序

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祁腾武

当人类社会跨入 21 世纪以来,文化智力优势正逐步取代自然资源优势。展望未来,文化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文化的民族凝聚功能和鼓舞力量会更加突出,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沧源是一个集“老、少、边、山、穷”五位一体的国家重点扶持县。全县辖 6 乡 4 镇,93 个村(居)委会,一个国营勐省农场,一个国家级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国土面积 2445 平方公里,山区占 99.2%,坝区仅占 0.8%,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沧源还是一个多民族杂居,有着 147.083 公里国境线的边疆民族自治县。这里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是佤文化的发源地和荟萃之地,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原生态的佤族传统文化构成了发展文化产业、打造佤文化品牌、实施文化名县战略的坚实基础。县委根据沧源的实际,提出了“文化名县”的战略。文化名县,就是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努力创造表现时代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把先进文化的种子撒遍沧源的山山水水,并使之在阿佤山开花结果,用先进文化为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用先进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用先进文化塑造佤山精神,提高全县各族人民的素质;倡导、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安康的思想和精神,动员和激励全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沧源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文化名县”既是远大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传播文化、普及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2004年,四十年县庆之际,我县编辑出版了一套佤文化系列丛书,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好评,为佤文化的研究、传播和普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第一次印刷的数量有限,目前书店里已买不到这套丛书,不少读者来电、来信要求重印。因此,为了更好地配合实施“文化名县”战略的宣传,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打造佤文化品牌,以及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们决定再版“中国·沧源佤文化丛书”。我于2006年11月从内地来到沧源任职,虽然时间不长,但阿佤人民创造历史、热爱生活、团结拼搏、和谐奋进、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的个性特征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工作、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充满了激情。从踏上佤山的那一刻起,沧源的天地日月、山川河流和自然风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我的感觉不仅仅只是壮丽还有内涵,不仅仅只是秀美还有灵动,不仅仅只是神奇还有和谐。所以,无论你走到有3000年历史的沧源崖画脚下,还是拿起鼓槌敲响通天神器,无论你是否在佤家竹楼的火塘边聆听司岗里的传说,还是加入到打歌的行列中寻找心灵的皈依,你都会不经意地忘记了自己。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佤族打歌,你便会一下子想到非洲土著黑人的“迪斯科”,那热情奔放的舞步,不加修饰的旷达,夸张而大幅度的身体语言,酣畅淋漓、尽情地将佤文化的野性美展示无遗,那种文化生态环境会一下子包围着你,裹胁着你,你会情不自禁地加入到打歌的行列,融成其中的一部分,回归为艺术的主

人。你不需要熟练的舞步,不需要优美的舞姿,也不需要动人的歌喉,只要一点就足够了,那便是:热情参与。在佤山,文化生态长盛不衰,佤山歌场、民俗活动随处可见。逢年过节,佤族群众可以不吃、不睡,但一定要打歌。在打歌、跳舞、唱调、梳头等活动中,在情与景、音与乐的交融中,你仿佛回到了洪荒远古,回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你会体验到人间的快慰和欢乐。佤族人民在千百年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历程中,积累了优秀的文化,涵养了高尚的道德,培育了进取的精神。我们再版这套丛书的宗旨十分明确,就是遵循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弘扬佤族优秀传统文化,把佤文化推向全社会,为深入研究佤文化提供参考,为提高全县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提供教材,为实施“文化名县”战略增砖添瓦。我们坚信,当民族文化知识在佤山全面普及的时候,距离建成“文化名县”的路途就不再遥远了。有幸为“中国沧源佤文化丛书”再版作序,感到由衷的高兴,所以就写了上面的一些话,对该书及作者、编辑表示美好的祝愿。

2007年7月25日于沧源

序 一

原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余炳武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悠悠 5000 年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民族大小、人口多少,各个民族都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这些物质和精神文化,经过长期积累,潜入生活,最终积淀于民族精神之中,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哺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各民族子孙奋发拼搏进取。有许多少数民族虽然没有文字,但通过口碑、传说、歌舞,以及建筑、饮食、服饰等形式,一代一代传下来,形成了固定的民族特色文化。“司岗里”可以说是佤族文化的中心主题。

关于“司岗里”的传说遍及整个阿佤山。无论是中国还是缅甸、泰国、老挝。甚至印度、柬埔寨,只要有佤族的地方,都有“司岗里”的传说。传说中人类就是从“司岗里”诞生的。佤族在民间传说、歌舞的过程中,凡是要表达最深奥的历史和最真挚的情感,前言都要先从“宇宙的诞生、人类的出世”即“司岗里”开始,然后才言归正传。

司岗里的故事很多很长,佤族各地方、各部落讲述的过程中,对一些情节、故事人物名称、地名表述会有出入,不会影响故事的发展。“司岗里”故事几乎涵盖了佤族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政治、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甚至语言等各个方面。故事中讲到

的“姆依吉”、“达巴召里”、“达特外”等神和人物,故事中还可以独立分开讲出很多很多神秘动人的传说。

沧源佤族自治县的16万多各族人民就是在“司岗里”传说故事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佤族人口占85.1%,境内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崖画以及雕塑精致的广允缅寺被列为国家保护文物;有通往缅甸及东南亚的国家二级口岸;有绚丽多彩的大溶洞,洞内异象万奇;有绿水青山的自然景观,千姿百态。被誉为“崖画之乡、动植物王国、佤族歌舞之乡”等,是佤文化的荟萃之地,是游客向往的理想之地。

在自治县40华诞和首届佤族司岗里狂欢节来临之际,由沧源佤族自治县中国佤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由佤族学者王学兵先生执笔的《司岗里传说》就要出版了,十分值得庆贺。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由佤族学者自己搜集整理自己撰写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司岗里”传说故事。是佤族人民的一件喜事。

王学兵先生是一名佤族学者,1991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语系,他从小受到司岗里故事的熏陶,凭自己的学识基础,不负佤族人民的希望,在沧源、澜沧、西盟、缅甸的佤帮等地,有心搜集了十多年的司岗里故事,为挽救佤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决定,给我们提供了发展佤文化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沧源县委、县政府已经确立了“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把沧源建成一个以绿色经济为代表,以佤文化为品牌,以边贸和旅游为龙头,第三产业和个私经济较为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较为进步的中等发达县”的奋斗目标。为佤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希望广大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关心、支持佤文化建设。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为建设“中国佤文化荟萃之地”和边疆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序 二

沧源县政协主席、佤文化研究会会长 李绍福

从古猿变成人,就目前考古学考证也有数百万年了,就人类历史来说,这可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后来人类创造了文字,但那个时候的文字并不是整个世界的。而这些有文字的民族,所记录的也不过三四千年的历史,所描绘的,也只不过才五六千年的东西,这与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相比,也实在太短太短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有了文字,虽然他们记录的时间才几千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够先进、够文明的了。而那些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历史,也有自己有个性特征的文化,他们怎么办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一般的行为传授传承下来,但是历史呢?既然没有文字那么人们也只有靠口头传下来。

世界所有的民族,不管有没有文字,上百万年的历史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我们知之甚少。我们现在很想知道这一段未知的历史,但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能够找到的,也仅仅只是一些化石和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而已,这些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就好像我们想研究的是大海,但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杯水一样。特别是神话传说,那就更没有什么依据,没有什么说服力了。只是我们遗忘得实在太多,所以我们仍然很珍惜、很重视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说的“神话时代”,肯定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相对完整的神话传说。因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他们肯定会有自己的说法,进而反映出这个民族

的宇宙观,但是现在还保留下来还相对完整的神话的民族可以说已经不多了。在沧源接触佤族的过程中,我也接触到了所谓的“司岗里”,并听了一些“司岗里”的故事。问了很多,这些人讲得几乎各不相同。这个人讲的是一个故事,另一个人讲的又是另一个故事,所以给人一种很散乱的感觉,就说“司岗里”到底指的是什么,大家也众说纷纭,所以就往往给人一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我才感觉到“司岗里”原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故事,“司岗里”很可能不是指某一种实物。“司岗里”是不是某一种实物我们暂且不去谈它,但我相信它也是一个故事的名字。而且这个故事很长,由很多的小故事组成,是佤族这个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民族留下来的集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现在成立佤文化研究中心,打创佤文化品牌,这个选择我认为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佤文化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底韵,而且我认为佤文化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一种文化现象。说佤文化个性鲜明,首先,通过认识佤族历史,我们知道佤族一直处在特殊的地域环境当中,所以相对封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少。第二,由于佤族的性格,据“司岗里”说,他们一直拒绝和外人交往,因为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他们一直都在被欺负,所以他们拒绝有成群的人出现在他们身边。这很可能是佤族在人类历史上能够把原始人类文化保留得还比较全的原因。第三,人类的历史是相互交往的历史,交往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事实上,50年前佤族一直还很落后,他们衣不遮体,生活简单,这证实了他们的确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少。第四,我们都认为达尔文说明“适者生存”是进化论的至理名言,也是客观事实,一个民族要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它肯定有一个自己的办法。就佤族而言,在这样封闭的环境当中,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物质文化生活中,他们找到了一个“适者”的办法,那就是依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除了歌舞,他们选择了讲故事,这很可能是“司岗里”到现在还相对完整的原因。不过现在再不抢救,以后我们再也做不

好这件事了。

“司岗里”所谈到的有 13000 年,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时间的长短对故事本身产生任何质疑。首先,这是我们现在才整理出来的,口传文学永远不能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因为大家都知道“司岗里”本来就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学术性文章,更不是什么历史记录和考古成果。不过,“司岗里”通过整理还相对连贯,相对整齐,这也不能不算是一种奉献。以后要研究侏文化,不深入研究“司岗里”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肯定“司岗里”不是某个人凭空想象的,只要有侏族的地方,人们都听说过“司岗里”。再者就侏族而言,“司岗里”已经是侏族留下的惟一相对齐全、古老的作品了,所以给“司岗里”这么高的评价也不会太过分。

《司岗里传说》一书出版以后,肯定会有不少的人就书里的一些内容有看法,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我们搜集的并不仅仅是这些,有很多小故事,由于内容太零乱,我们就不收进书里了。前面说过了,神话永远只能是神话,传说也只能永远是传说而已,不过《司岗里传说》有一点值得我们十分重视,那就是故事叙述的和现在的一些考古成果比较吻合。

最后我想强调的就是,《司岗里传说》是一篇文学作品,它是一部侏族历史神话的儿童文学作品。

序 三

陈国庆

《司岗里传说》故事是一部广泛流传于佤族民间的口头文学作品,它集开辟天地、日月产生、宇宙变化、人类起源、万物起源、民族形成、部族迁徙、性别区分、语言文字起源、物种驯化与种植、火的起源、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创立等内容于一身。是佤族历史、道德、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传统民族文化的珍贵载体。它集中反映了正处在人类童年时代的佤族先民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思维方式,表达佤族先民们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充满着深邃的人生哲理。

《司岗里传说》故事融汇并传承着佤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折射出佤族先民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在佤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已深深地渗透到佤族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并不断影响或制约着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它不仅是佤族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同时也是佤族古代历史的形象再现,是一部佤族先民们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它的存在,对于我们研究佤族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佤族文学属于民间口头文学,世代口语传承。文学作品在传承过程中,会不断地补充、丰富或增删,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变异性,同样,《司岗里传说》故事也由于地域差异、时代变迁,在流传

过程中有所丰富、有所变异。由于它自身特点的局限性,对于它的搜集、整理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工作。众所周知,我们目前正处在社会高度开放和高度发展的21世纪,外来文化已广泛传播到阿佤山区的每一个角落,现代文明给佤族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在此形势下,对佤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更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在沧源佤族自治县中国佤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由王学兵先生编撰的佤族创世史诗故事《司岗里传说》一书,即将正式出版,作为佤族中的一员,敝人深感欣慰,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司岗里”故事虽然一直在佤族地区广为流传,但主要是通过口头传叙的形式而得以保留至今。多年来,对它进行搜集、整理并出版发表的工作也曾进行过,可大都是记录整理某一个片段或某一个独立成篇的故事,而王学兵先生的《司岗里传说》故事一书,则是在通过其本人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参考有关“司岗里”研究成果,最终完成此部目前相对完整的“司岗里”故事,仅就此项工作的完成而言,这已经是一件值得我们祝贺的事情。对佤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司岗里”故事的搜集、整理、出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该工作的完成,将对于保留、挖掘佤文化的精髓,对于宣传佤文化都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王学兵先生与我同为大学学友,在大学学习期间,王君就已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书籍,较早地崭露出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能,并在文学创作上收获颇丰,曾先后发表《牛屎公公》、《铁匠尼劳奥》等多篇小说。搜集、整理“司岗里”故事是王君多年的心愿,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为此进行了艰辛异常的调查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书中内容不乏一些新材料或新观点,虽然有些将来难免会引来行家们的异议或不同见解,但作为文学作品,都应当允许“百家争鸣”,只要经受得起社会和历史考验的作品,才应该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不管怎么说,王君的这部《司岗里传说》

全都是通过作者实地调查、查阅有关资料所获,诸如多次前往国内外佤族居住区进行田野调查,查阅缅甸孟族、克敏族的史料,由此不难看出作者治学的态度和精神。可以说,作者本人完成了自己和本民族都一直期盼完成的一项工作,这难道不值得庆贺吗?作为主要阅读对象为儿童的文学作品而言,其创作风格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其间不乏夸张、充满童趣的语言,这无可厚非。至于书中的不同观点、不同说法,我们以为只要不是与“司岗里”故事所讲述的主要内容相违背,那不妨当成一种材料,以供各方专家去共同探讨,最终使作品更加完善,这应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在本书出版之际,王学兵先生诚邀我作序,我乐于承担。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佤文化的研究和佤文化的对外宣传,起到推动作用,是以为序。

前 言

“司岗里”是佤语。至于“司岗里”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司岗里“史诗”中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到现在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仅仅只是想尽力理出其中的故事,本书并没有着意要去论证“司岗里”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在“前言”部分我们还是应该就一些问题作个简单的交待,以便大家今后探讨时参考,我们也有一个说法。当然,说法总归是说法,更何况各地方、各部落,甚至各村寨对故事中的人物称谓都有区别,因此,我们的“交待”根本不能算是什么概定。

关于“司岗里”,“里”是“出来”的意思,即人类就是从“司岗”里边出来,这点大家几乎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司岗”,现在说法仍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说法说“司岗”就是葫芦,一直到现代佤族,只要是葫芦做的器具盛物都叫“司岗”;第二种说法说“司岗”指的是山洞,这种说法也符合古人类洞穴生活的历史即穴居。说“司岗里”的意思就是“人从葫芦里出来”或者“人从山洞里出来”。这两种说法都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沧源佤族地区普遍认为“司岗”就是“葫芦”,故在沧源境内就曾有过一个“葫芦王国”(班洪一带)。而西盟佤族地区普遍认为“司岗”指的是“山洞”。其实这两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沧源佤族地区,也有人坚持是“山洞”;在西盟佤族地区同样也有人认为是“葫芦”。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偏离“史诗”所讲述的内容。“史诗”中讲

到第一批人类是地神捏泥而成,因生育密度惊人,而且只会生,不会死,破坏了地球生态,故被天神灭掉了。第二批人类诞生的时候就说是人是从“山洞”里出来,地球遭受的灾害没有多少改变,天神还是采取消灭的措施。讲到第三批人类诞生的时候说是从“葫芦”里出来,实际是天神有意保留而改变诞生方式的。有书记载的东西都还存在差异,更何况是口头传承下来的文学呢?数千年口头传承下来的东西,断章少节是正常的,后来不同地方所断少的内容又有不同,我们认为这就是“司岗”有不同说法的主要原因。

“司岗”具体指的是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下,现在就有那么一些老人经常比手划脚地说:“我们把木头钉起来或者用绳子铁丝什么的绑起来成为一个牢固的架子我们就叫‘司岗’,几个人手钩手围成一个圈也称作‘司岗’,而很多人组合成一个群体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图谋生存也正是常言说的‘司岗保迪’。所以‘司岗里’正是佤族的先人为后代留下的‘警世通言’,它的意思就是:‘只有团结才能防范外敌入侵,我们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说‘司岗’也是‘团结’的意思。”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具有比较深刻的哲理和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不否认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否认这也许是一些佤族智者结合佤民族的语言和词义作出来的分析和理解。

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或者弱小的群体,面对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面对成群结队能吃人的飞禽走兽和自然灾害,面对外族联手不断的侵扰追杀,也只有共同携起手来联合抵抗他们才可能有机会生存下来,而且族内也可能面对重大问题有一些意见分歧甚至发展到闹分裂,所以智者们就一直把‘司岗(团结)’放在嘴边对族人进行教诲也是必然的。所以说“司岗里”是“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生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当然,现在是科学的时代,通过高科技人们进一步对事物存在的一般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所以有人提出来:“人不可能从山洞或葫芦里出来,所谓的‘司岗’其实指的是女性的(孕育器官)里面出来的意思。”这